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二回 署印官申吏焚賊 賢孝女賣身救父

詩曰： 只緣運蹇觸藩籬，
世上難逢良有司。
負屈空思明鏡照，
申冤惟有孔方宜。
明知行賄能超雪，
無力輸官莫可醫。
幸賴捐軀有弱質，
孝心一點未為癡。

話說石道全，看了利夫人病，回去吃了飯，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，至晚回家安睡。誰知一夜夢魂顛倒，天明起來，只聽得屋上烏鴉高叫，滿身肉跳心驚。便對周氏道：「我今夜夢魂顛倒，怎麼如今又心驚肉跳，烏鴉又如此叫，不知有甚禍事來？」周氏道：「如今是春天，春夢作不得准。至於心驚肉跳，不過因做了惡夢，所以如此。若說烏鴉叫，他有了嘴，難道叫他不要叫？我家又不為非作歹，又不管人家閒事，有甚禍來？」

說話間，適有人來請他看病，他便出去了一會。回來吃飯，見丑兒不在家，便問道：「丑兒哪裡去了？」周氏道：「他先吃了飯出去的，想又玩到教場裡去了。」只聽得烏鴉更叫得慌。

道全道：「烏鴉如此亂叫，必有事故。想來沒有別事，莫不醜兒到教場去，闖出禍來？我且尋了他回來再處。」周氏道：「這也慮得不差。你吃完飯，去尋了他回來便了。」道全果然放了飯碗，就向教場尋兒子去了。

誰想道全方出門，周氏與無瑕飯碗尚未收拾完，只見外邊走進許多大叔來。口中大叫道：「石先生在家麼？」周氏只道是請看病的，便道：「不在家。」眾家人道：「不好了，想是知風脫逃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或者知道了，躲在裡邊，也不可知。我們打進去便了。」那時就一齊動手，打進內室。鍋灶也打破了，牀帳也打壞了，值得幾個錢的傢伙，乘隙也被人搶去了。把家中打得雪片還不住手，口口聲聲只要石道全。嚇得周氏與無瑕哭哭啼啼，也無從分辯，不知是何緣故。鄰舍見眾人大模大樣，十分凶狠，不知是怎麼鄉宦人家。又聞是人命重情，誰敢來管閒帳。周氏直等他們打完了，方說道：「列位為甚事，也須好說。怎麼把我家打得這般光景？我又不知甚事？」

無從辨得。」一個家人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你家藥殺人郎中，把我家夫人活活藥死。我家已告在本縣，立刻要他去償命，還說這樣太平話，他丈夫既不在家，就將這婦人拿去，不怕他不招出丈夫來。」一個道：「且等差人來叫他，不怕他也逃了去。」周氏聽了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母女相抱大哭。未幾差人已到，原來縣官到南京見總督去了，不得就回。家人先到縣丞處稟了，要他出差，且先將石道全拿去，錄了口供，送在監中，候縣官到家，申詳上去。那衙官巴不得有事，又見說是人命，立刻出差。來到石家，聞說道全不在家，又無使用，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。無瑕一把扯住了母親大哭，家人們正要來拆開拿去。

恰好道全到教場尋了兒子，看見守備正教他射箭，只得看了一會。等完了，方同兒子回來。一進門，只見家中哄了一屋人，打得一空如洗，不知是甚緣故。到裡邊，又見眾人竟將周氏鎖了要走，女兒扯住痛哭，丑兒竟要上前去打。倒是道全止住道：

「不可亂動，且待我問一個明白再處。」正要上前去問，家人認得是道全，便道：「道全回來了。」就要上前去打。差人見說道全已回，便將周氏放了，來鎖道全。見眾人要打他，便道：

「列位大叔，且不要動手，有事在官，且到官去，不怕他不死。」家人聽說，便也放手，捉擁而去。丑兒初見眾人要打他父親，正要上前去打，後見差人說有事在官，又見人人也住手了，仍恐打出事來，反害父親，且待問明了何事，再救父親未遲。

且說石道全拿到縣前，差人就稟了縣丞。縣丞見兩邊俱無禮送來，只得坐堂，將就一問。且待將來哪邊禮厚，就好偏著哪邊了。當時先叫原告知數一問，知數道：「家老爺升任杭州府同知，同夫人上任。昨日在此經過，夫人偶有小恙，請石道全去看。據他也說沒有大病，兩服藥也就好的。不想昨晚吃了他藥，霎時就大瀉起來。瀉了一夜，早晨就死了。這明明是他藥死的，求老爺問他就是。」縣丞就叫石道全上來，先將氣鼓一拍，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怎麼將利夫人活活的藥死了！人命重情，非同小可，快快從直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石道全道：

「老爺是明見萬里的。醫生有割股之心，利夫人與小的又無宿冤，豈有藥死之理。況醫生又不發藥，不過開一方子，方子現在利老爺處，求老爺取來一驗。若有一味瀉藥在內，小的就死也甘心。況利老爺既告人命，人命那有不驗屍之理？真正是極天冤枉，望老爺詳察。」縣丞道：「胡說！藥與病相反，甘草也能殺人。利夫人昨日還好好的，吃了你藥就死了。還說不是你藥死的，你說方子現在，方子上即使沒有藥死人的藥，焉知不與夫人的病相反？亦難免庸醫殺人之罪。若說人命驗屍，或是殺死、打死、毒藥毒死的，便有傷可驗。如今是你有意用錯了藥藥死的，有甚傷驗？況他是個誥命夫人，據說與你無仇，難道將假命來圖詐你麼？看來人命是真的。今日你造化，縣老爺不在家，我老爺是最軟心的，或者可以替你挽回從寬。又看你的造化，如今我也不打你，且寄監，遲日再審。」即時將道全上了刑具，送進監中。又喚利家知數上來說道：「你回去稟知你老爺，夫人雖服藥身死，據醫生說：他又不曾發藥，方子現在你老爺處，夫人又不便驗屍。人命關天，不可草草。你老爺若必要問他一個抵償，也是易事。且候你老爺主意如何？我替他行便了。」

知數謝了一聲，隨即趕到杭州，回復家主。那利圖一時氣頭上，便著家人去告石道全。過了幾日，被刁氏百般引誘，萬種調情，竟將夫人忘記了。今見家人回復，縣丞如此口氣，明明要我去買囑他。我想死者不可復生，醫生又與我無仇，不過庸醫殺人，看他方子，實無瀉藥在內，這是我夫人命當如此，丟開罷了。又兼刁氏是心虛的人，誠恐弄到實處，干涉到自己身上來。又與醫生無仇，已經害了他，如何還好下毒手？所以乘家主不認真，便也從中力阻。利圖竟去上任，也不來稟究了。

怎奈縣丞得了這樁事，以為生意上門。今見利家竟沒有人來，只有打合石家來上鉤，從輕發放便了。倘若倔強不來，我據狀子上提他出來，以人命認真，嚴刑夾打，不怕不來上鉤。

於是就叫差人進來吩咐道：「石郎中這樁人命事，要真也可以真得，要假也可以假得。全在我老爺作主。你去對他說，不要睡在鼓裡。我若再審一堂，詳到堂上，就不能挽回了。」差人領命，就到監中。將縣丞的話，細細對道全說了，叫他急急料理要緊。道全哭道：「大哥是曉得的，我家中本來原窮，前日又被利家人打搶一空，飯也沒得吃，哪有錢來料理！況官府面上要料理，至少也得十數金，殺我也只好看得，實出無奈。」

差人道：「性命要緊，你也不要說煞了。家中有人來，你且與他商議。我明日來討你回音，方去回復本官。」道全道：「多謝大哥。萬分是假的，只有聽天了。」

不說差人別了出去，且說丑兒，那日見差人捉了父親去，便央幾個鄰舍，回到縣前打聽，方知是這樁事。看縣丞口氣，一句凶，一句淡，明明要想銀錢。奈家中這般光景，哪來銀錢？

連進監差房使用一無所有，免不得進監受些苦楚。後來牢頭等曉得他窮，想難為他，也是枉然，倒有些憐惜，故丑兒來看父親，竟不要他常例，一到就開他進去。今差人方去，丑兒適來。

道全一見兒子，便大哭道：「我的性命是必然難保的了。留了你母子三人，如何過日？」丑兒道：「這事只要等縣官回來，

訴他一狀，審一堂就完了。爹爹為何說起這樣話來？」道全便將差人之言，述了一遍，說縣丞見我不理他，必然夾打成招，硬詳上去，等縣官回來已遲了。況他們官官相護，知縣官又是怎樣的！」丑兒見說，也痛哭一場，說：「爹爹且寬心，孩兒出去，與母親商議，明日再來看你。」

別了父親，回到家中。將父親說話，一一對母親說知。周氏便放聲大哭道：「如此怎了！莫說十數金，就是一錢五分，也是難的。」無瑕也哭道：「如此說，難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！」周氏道：「你看家中一無所有，兄弟又年小，我與你又是女流，屋又是別人的，門房上下，又沒有親戚，朋友又沒有好的。」

聞人家見我如此光景，就有也不肯借我，叫我如何救得！他倘果問實，惟有一死相隨於地下矣。」無瑕道：「爹爹母親，若果如此，孩兒何忍獨生！」想一想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孩兒倒有一計在此，可以救得爹爹。」周氏忙問道：「兒有何計，快快說來。」無瑕道：「孩兒想來，並無別計。只有孩兒身子原是爹娘養的，不如急急將孩兒去賣了，便可救爹爹了。」周氏道：「我兒說哪裡話來！我家雖然窮苦，祖上也是舊家，豈有將你賣到人家為奴為婢，成甚體面！這個斷斷使不得。」無瑕道：「母親差矣！人生各有命運，孩兒若命好，爹爹也不犯這樣事了。況且說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救得爹爹出來，倘有發達之日，贖了孩兒回來，原有好日，也不可，若只貧窮，孩兒就終身為婢，也是孩兒的命了。母親須及早算計，不可差了主意。」周氏道：「斷斷不可。雖救了爹爹回來，何忍見你到人家去做使女。我常見人家使女，主母好的，一日服侍到晚，還可安息一夜。若遇著不好的，動不動打罵，凌辱不堪。」

還有主人不好的，暗地調情，不怕你不從。主母妒悍，百般敲打，不怕你不含忍。還要磕人的頭，受人的氣。我將你寶貝一般養大，豈忍使你如此！」無瑕道：「據母親說，將孩兒寶貝一般養大。如今爹娘有難，不能相救，要養孩兒何用？至於怕受主人主母凌辱，孩兒自有主意，決不辱沒爹娘。不見雙冠誥上碧蓮，受兩重封誥，獨不是丫鬢麼！」周氏道：「這不過是做戲，哪裡真有此事。決然使不得。」無瑕道：「母親決意不忍孩兒賣身，孩兒又何忍見爹爹受罪？不如尋個自盡罷。」說完就向牆上亂撞，嚇得周氏與丑兒一頭扯住，一頭哭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適值王媒婆在門前走過，聽見裡邊哭聲震天，向來原是認得的，就走進去張一張。只見無瑕要尋死，周氏、丑兒亂哭亂扯。王婆道：「大姐，為何如此光景？」周氏抬頭，見是王婆，便道：「媽媽來得正好，替我勸她一勸。」王婆就來扯住無瑕道：「大姐，小小年紀，為著何事，這般尋起短見來？」無瑕道：「媽媽，不要勸我，煩你勸勸我母親依了我，我便不死了。」王婆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娘娘是最愛你的，有甚事不肯依你？」就轉身對周氏道：「娘娘，你家大姐要什麼？你不肯依她，使她尋死覓活。」周氏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來連你也要傷心。我家官人，今日也醫病，明日也醫病，病便醫好多少，不曾見他趁得銀錢。只說做些好事濟世，還望有個好報。」

誰想前日，有個過路官員的夫人有病，請去看了，並無大病，開了一個方子。承他送了一錢二分銀子，回來十分歡喜。不想那夜，夫人忽然大瀉身死，那官員竟說是我官人藥死的。告到縣中，縣官不在家，竟告在二衙。你想衙官豈肯空過的！不問是非曲直，叫差人來說：有錢則生，無錢則死。我家弄到這般光景，哪裡有錢？不想我那癡女兒救父心急，定要賣身。我想家中雖窮，事情雖急，念祖上也是舊家，何忍將女兒賣到人家去。他見我不從，便說不忍見父親受罪，定要尋死。你道傷心也不傷心？」王婆聽了，就將無瑕相了一相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竟是個孝女了。難得難得。不是我敢於勸娘娘說大官人性命要緊，難得大姐有如此孝思。雖說賣到人家下賤，我看見人家這些姐姐，好不快活哩。命好的，後來原做夫人、太太。況你家大姐如此孝心，皇天也決不負她。救出大官人來，他是行道的人，只要幾個月好運，便好贖了大姐回來，許一個好人家，原是個大家了。」周氏道：「雖承媽媽如此說，賣了出去，要想贖也就難了。況且如今就要賣，急切哪得個好人家來買他。」